

姻緣路

(美)丹尼爾·斯蒂爾 著
文方宇 譯



花城出版社

〔美〕丹尼尔·斯蒂尔著 文方宇译

姻缘路

花城出版社

姻 缘 路

〔美〕丹尼尔·斯蒂尔 著

文方字 译

•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）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. 印张 1 插页 163,000字

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2,260册

ISBN 7-5360-0957-7/I·859

定价：3.5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在美国引起轰动的爱情小说，描写一对倾心相爱的情侣迈克尔和南希，婚礼前夕发生车祸，两人都受重伤，南希容貌全毁。迈克尔之母本来反对这桩婚事，趁机向南希许诺出巨资为其恢复容貌，条件是她永远不再找迈克尔，遂将南希送往异地，告诉儿子她已死。南希经彼得大夫精心整容塑造，变成了另一位美丽姑娘，取名玛莉，并与彼得大夫相爱。经过曲折的道路，迈克尔终于发现玛莉就是南希，这对生离死别的情侣，终结百年之好。作品自始至终扣人心弦，催人泪下。

五月的一天早上，哈佛大学校园内，两个年轻人在打开停放在依利奥特堂前的自行车锁，阳光洒遍他们的背部。她的短发在阳光下十分夺目，两人站了一会儿，彼此交换着会心的微笑。她刚要笑出声时，发觉他的眼睛已盯着自己了。

“嘿，建筑学博士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“两星期后，我取得了博士学位，你再问这个吧。”他一面报以微笑，一面摇头把额前那络头发甩开。

“让你的文凭见鬼去吧，我的意思是，昨晚过后你有什么感觉。”她再次朝他咧嘴笑，弄得他在女友背上连拍了几下。

“太好了。那么你又有什么感觉，李小姐？还能走路么？”这时，两人已将腿跨上车子，南希还逗逗地掉头向他瞥了一眼。

“你行吗？”她边说边往前踩去，并赶到他前面。这部轻巧漂亮的自行车是他几个月前买给她作生日礼物的。他爱上了她，一直在钟爱她，而且渴望她做自己的终身伴侣，他认识她已有两年了。

在此之前，他在哈佛过的是孤寂日子，进入研究生院2
年级后，才适应更孤单的生活。别人所追求的，他并不想得到，即使能跟拉德克里夫、瓦萨或韦尔斯利这样的美人同床
共枕也不希罕。在念大学本科期间，他认识这样的女子委实
太多了，但总感到缺少了什么似的。他期待能找个有专长，
本质好，心灵美的人作伴。这个问题直到有一年夏天才获得
满意解决。那人是他母亲的一位女友。两人的风流韵事，他
母亲还蒙在鼓里。那少妇年近40，富有魅力，当然比他母亲
年轻许多，还是《时尚》杂志的一名编辑哩。不过，在他们俩
看来，这只是逢场作戏罢了。而南希却不一样。

他初次遇见南希是在波士顿美术馆，那儿正举行她的画
展。令他五体投地的是：她把自己荒凉的故乡，纤弱的人民
描绘得跃然纸上。他真的想将手向画中人伸去，向刻画他们
的那位艺术家伸去。当天，她也坐在那儿，头戴红色贝雷
帽，身穿熊皮旧大衣。只见她缓步向查理斯大街画廊走去，
肌肤红润，目光炯炯，容光焕发。他从来没对其他女子像对
她那样倾心爱慕过，于是买下她的两幅作品，并邀她到洛克
奥伯餐厅一起进餐。至于其他事则有待来日去做了。南希不
是一个很快便把自己的肉体或心灵奉献的人。长期以来，她
委实太孤单了，所以不轻易动情。她天资聪颖，19岁已历尽
沧桑，什么孤独的滋味，被遗弃的痛苦都尝过。她的孩提时
代在孤儿院度过。在那儿饱受折磨自不必说，连母亲死前不
久，是什么时候把她留在孤儿院的也不再记得了。然而，对
于宿舍里的寒冷、陌生脸孔身上的臭味和大清早被呼唤起

床，有泪不敢流的情景却历历在目。只要一息尚存，她就忘不了这些事情。有一段很长时间，她曾认定再没什么能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了，可是今天，她却有了个迈克尔。

他们俩的关系，虽然不总是那么风平浪静，但基础是牢固的，彼此互相爱慕，互相尊重。两人已把各自的一切融合一体，且达到美好和罕见的程度。迈克尔也不是傻瓜，他知道跟一位“不般配”的人恋爱——他母亲有机会就这样说——要冒什么风险。可是，南希并没什么“不般配”之处，她与其他人不同的地方，只是她不仅是个大学生，而且是位艺术家，是个已有主见的人，而不是仍在寻找对象的女子。同时，南希不同于他认识的女性，仅凭听觉选择伴侣，而要由自己挑选意中人。两年来，迈克尔没使她难堪过，她也确信迈克尔决不会这样。他们彼此十分了解，无话不说。有什么事可能是她不知道的呢？对于迈克尔爱开玩笑的品性，内心的秘密，童年的幻想和最大的忧虑，南希都了如指掌，而且通过迈克尔，进而尊敬他的家庭，甚至他的母亲。

迈克尔从呱呱坠地起，便被培养为一个宝座的继承人。这对他来说，并不是件轻而易举或可开玩笑的事。有时候，这种身分着实令他担惊受怕：他会超过那个传奇人物么？可南希认为他会。他的祖父理查德·科特是个建筑师，父亲也一样。正是他的祖父缔造了一个建筑业王国。今天的科特-希利亚德集团公司是通过迈克尔双亲的婚姻，才使科特的王国与希利亚德的财产合二为一。理查德·科特懂得如何把钱弄到手，但那是希利亚德——世代富豪的钱。这笔钱带来一

些家规和权力。它有时成了一种沉重的负担，但不是迈克尔所不喜欢的东西，而且南希对它又很看重。她觉得迈克尔总有一天会成为科特-希利亚德公司的掌舵人。对这件事，他们刚结识时曾不断地谈及，后来了解到他们的恋情多么令人担心时又谈过一次。迈克尔发觉他找到了一位能担当起公司责任和家庭义务的女子，而且知道，南希所以能担任这个角色，并不是孤儿院为她做了什么准备，而是她的心灵深处有个牢固基础。

这时，南希已赶到他前方，自尊心使他有点难堪。他一直注视着她，多么自信、矫健的人儿哪！那双轻巧的脚仍熟练地蹬着，她不时还翘起下颏从肩膀上方朝他频送秋波。他真想赶上去把她拉下来……到那儿……就在那片草地上……按照昨晚的方式……那种方式呐……他脑海里闪过这念头，便使劲儿往前赶。

“喂，小傻瓜，等一等。”不多久，他俩并肩地蹬着。路上一片宁静，只见他把一只手搭在南希肩上，说：“南希，你今天漂亮极了，懂得我多爱你么？”这些话在春天氛围中表达了他的深情，而且四周又是个清新、翠绿的世界。

“迈克尔·希利亚德先生，你对我的爱，也许只有我愛你的一半而已。”

“这只是你这个娇小姐的看法吧，南希小姐。”她像往常那样，一听到这个绰号便笑起来。迈克尔总爱做些奇异的事使她开心，从他进入画廊那时开始，南希就有这种感觉。当时他曾威胁说，要是她不愿把所有的画卖给他，他便要将她

身上的衣服脱下来。“有时候，我爱你至少比你爱我多7倍。”

“我才不信哩！”她再次朝他微笑，并皱一皱鼻子，又赶到前面，“迈克尔，我爱你更深呢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他又紧追不舍往前赶去。

“是圣诞老人告诉我的。”她边说边蹬。这一回，迈克尔把她逼到狭小的人行道上，他们的心境愉悦得就像过节似的。他很喜欢看南希穿上工装裤时臀部的形状，欣赏她细细的蜂腰，端详她被宽松的红色毛衣套着的平直肩膀，以及晃动头发时的美妙姿态。他愿意长年累月这样看着她。其实，他正计划这么做。这个打算使他想到……要用整个上午向她表白自己的心事。于是，他再次缩小两人之间的距离，然后伸手往她的肩膀轻拍几下。

“对不起，希利亚德夫人。”南希一听到这称呼，不禁愣了一下，含羞地向他嫣然一笑。这时，阳光恰好掠过她的脸庞，上面的几点雀斑随即映入迈克尔的眼帘，宛似小精灵们在她的乳白色皮肤上留下的几颗砂金。“我说，希利亚德夫人……”他等了两年，才情不自禁地把心声吐露。

“迈克尔，你是不是太性急了？”她的话，听起来既犹豫又担心。这件事，不管他和南希私下同意了什么，可他一直没向马里恩谈过。

“我认为并不太急，还打算两星期后我毕业了才办婚事。”许久以前，他们商定要举行一个小型的婚礼，而且迈克尔只想同南希共享这样的时刻，既不用一掷数千金，也不必惊动一大群有交情的摄影师。“事实上，我打算今晚去纽约跟

马里恩谈谈这件事。”

“今晚？”这一问反映了南希的担心。她于是把自行车停住。迈克尔点头作答。只见她朝四周葱翠的山岗望去，神情忧郁地问道：“你认为她会说些什么？”她害怕正面看迈克尔，害怕听他的回答。

“当然。你真的担心么？”两人心里明白，这样问是多余的。他们担心的事多着哪。马里恩不是个向新娘撒鲜花的姑娘，而是迈克尔的母亲，是个泰坦式^①的难以对付的人物。她又是掌权的、果断的妇女，一个钢筋加水泥似的妇女。她父亲死后，由她继续掌管家业，后来丈夫过世，她又下决心坚持下去。没有什么能制止她。一个毛头女孩当然制止不了她，连她唯一的儿子也无能为力。如果她不愿他们俩结婚，就别指望她会说出个“行”字。可是，迈克尔仍装作很有把握，而南希倒十分了解马里恩对她有什么想法。

马里恩从不隐瞒自己的感情，至少不是从她认定迈克尔会真的“倾心”于“那个艺术家”的时候才这样的。她曾打电话让迈克尔到纽约来，先是劝说、安慰和爱抚，继而发怒、威吓和引诱，接着又置之不理或不愿过问。迈克尔还以为这是一种鼓励的迹象，但南希并不这样认为，觉得马里恩有她的打算，她决心无视这个“局面”显然是暂时的。既没发出请帖，又不予以责备，连过去为一些事向迈克尔解释过的也只字不提。总之，什么新问题都没出现，在她心目中，南希简直就不存在。令人不解的是，南希发现自己受到这么多伤

^① 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。——译者

害，往往还觉得惊奇。由于没有自己的家，她始终对马里恩怀有奇特的幻想，希望她们能成为朋友，渴望马里恩以后喜欢她，渴望她和马里恩一起上街为迈克尔购买……渴望马里恩会成为……她从来没有过、从来没见过过的母亲。然而，马里恩是不会轻易扮演那个角色的。两年来，南希本有充分机会了解这个真相，只因为迈克尔固执己见，坚持他的立场，认为他母亲会回心转意，认为马里恩一旦接受这个不可避免的事实，她们便会成为真正的朋友了。然而，南希对此始终没有把握，甚至逼着迈克尔同她讨论如果马里恩坚决不接受她，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，采取什么办法。……“那么，我们就坐上汽车作短途旅行，然后找附近的地方司法官去。我们现在已是成年人了，懂吗？”可南希知道事情并不那么简单，对他的决定只置之一笑。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两年已经过去，不管出现什么情况，他们感到非结婚不可。

两人默默站了好一会儿，观看四周的景色。不久，迈克尔拉住她的手，说：“我爱你，小宝贝。”

“我也爱你呀。”她悻悻地瞧着迈克尔说。于是他吻了一下南希的眼睛，让她安静下来。其实，他们各自遇到的问题是无法平静的，除了面晤马里恩之外，再没别的办法了。南希把自行车倒放在地上，长叹一声，慢慢倒向迈克尔的怀抱。“但愿这件事能顺利解决，迈克尔。”

“会顺利的，等着瞧吧，我们继续赶路，还是老站在这儿？走吧。”他再次拍拍南希的背部。迈克尔为她扶起车子时，她才露出笑脸。不一会，两人又上了路，高兴得边笑，

边唱，边玩，装作马里恩压根儿就不存在似的，可她仍然存在，始终存在着。与其说她是个普通妇女，不如说是位知名人士。不管怎样，马里恩在迈克尔的生活中永远存在，现在对南希也一样了。

他们骑着车子，穿越农村时，太阳已升起很高。两人或交替追逐，或并肩而行，一会放声欢笑，一会沉思不语，到达里维尔海边时，已近中午时分。就在这当儿，一个熟悉的面孔骑着车向他们冲近，原来是本·艾弗里。他身旁还有个新交女友，一个碧眼金发、显露大腿的女郎。

“喂，你们俩去赶集吗？”本笑着问道，接着挥了挥手把珍妮特叫过来。于是大家互致问候。寒暄毕，南希用手遮着眼帘朝集市望去。他们再走几个街区便到那儿了。

“还站着干什么？”

“对，走吧，我们赢了一只小红狗”——他指着珍妮特篮子里的那只丑怪小玩艺说——“一只绿乌龟和两瓶啤酒。不知怎的，给那只绿色乌龟跑掉了。除了这些，他们还有挺大的玉米棒呢。”

“你在向我作宣传吧。”迈克尔向南希瞧去，微笑道：“我们可以走了吗？”

“好的。你们俩就往回走么？”其实，南希已看出他们要回去了。只见本用目光表示默许，珍妮特也似乎同意。南希见此情景，不禁暗自发笑。

“对，我们早上大约6时就出来，很疲劳了。请问，你们俩今天晚餐弄些什么吃的？准备在家做馅饼吗？”本和迈克

尔的房间相隔只有几间。

“我们晚餐弄什么，先生？”南希大大方方地笑着问迈克尔，可他却摇头。

“今晚我有事要办，还是另找时间吧。”

他迅即想起晚上要见马里恩的事。

“好吧，再见。”本和珍妮特挥手告别时，南希仍目不转睛地瞧着迈克尔。

“晚上，你果真到城里看她去？”

“是的，不用担心，一切会顺利的。顺便告诉你，母亲说他已有工作了。”

“是说本么？”两人动身向集市蹬去时，南希疑惑地抬头问道。

“没错。我们同一个时候入学，地区不同，但是在同一天上学。”迈克尔显得很高兴。他从进入预备学校以来，就认识本，而且两人情同手足。

“本知道么？”

迈克尔摇摇头，吞吞吐吐地说：“我想让他听到正式消息时震惊一下，不打算先告诉他。”

南希掉过头微笑道：“你真是个大好人，迈克尔，我爱你。”

“谢谢，希利亚德夫人。”

“迈克尔，别再这么叫了。”其实，她多么希望能听到这个名字传扬开啊。甚至希望由迈克尔传扬出去。

“我不会改口的，你最好是听惯了。”他突然显得严肃起来。

“到了适当时候，我会的。但到那时再说。南希小姐会做得恰到好处的。”

“确切地说，大概还有两星期吧。走，我会赶上你的。”

他们并肩地加快速度，气喘吁吁仍笑声不止。迈克尔到达集市入口处时比南希快了刚好30秒。两人看上去都被晒黑了，他们都健康而又无忧无虑。

“喂，先生，先买什么？”其实，她已经在猜，而且猜对了。

“当然是玉米啦，还用问？”

“不一定吧。”他们把车子靠在一棵树旁，知道在这个静寂的乡村是没人会偷的。于是，两人手挽手离开。10分钟后便高高兴兴地站在那儿嚼起玉米来了。接着他们又是嚼热狗，又是喝冰镇啤酒。南希还要了一大根棉花糖。

“你怎么吃那东西呢？”

“放心吧，美味极了。”用这些话来形容那根粉红色的玩意实在有点不当。可她脸上现出的高兴劲，简直像个5岁孩童似的。

“我最近不是说过你很漂亮么？”南希听后，咧嘴笑笑，这时满脸已沾上粉红棉花糖。迈克尔于是拿手帕为她揩拭下颏。“要是你擦干净一点，我们就去照个相。”

“也好，到哪儿拍？”她再吃一根时，连鼻子也看不见了。

“你这个样子不行。到那儿吧。”迈克尔向一个摄影棚指去。在那儿，他们可以挺起头，向圆孔靠去，站在两块很有气派的服饰板后面照相。两人转了一圈，选中雷特·巴特勒

和斯卡利特·奥哈拉的服饰便拍起来。出乎意料的是，照片上的他们并不可笑。在精心设计的服饰后面，南希照的像还显得楚楚动人。那娇美的面孔、清秀的轮廓，与那位南部美女的服饰匹配起来，真是美极了。而迈克尔呢，简直像个年轻流氓。当摄影师把照片交给他们，点收摄影费时，还说：“你们俩看来都照得不错，我本该保留起来的。”

“谢谢了。”南希听到赞美后，有点感动，但迈克尔只面露笑容。他始终将南希引以自豪，只要再过两星期便要……可是，南希此刻使劲扯了扯他的衣袖，才使正做着白日梦的他回过神。“你看，到那边掷环去！”她还是女孩子时，总想到集市玩那游戏的。但孤儿院的修女们老是说玩那玩意太花钱，所以没能如愿。“我们可以去玩玩么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，亲爱的。”他随即曲起手臂，准备让南希挽着一道走，但她当时异常兴奋，连走也嫌太慢，竟像个孩子，连蹦带跳地跑了过去。她的高兴劲儿，反令迈克尔满心欢喜。

“我们现在就玩么？”

“是的，我的宝贝。”迈克尔放下1元钱，柜台后面的人便将4倍于通常的投环份额递给他。大多数顾客只付0.25元的。南希由于没有经验，所投的环子全都落在距目标很远处。迈克尔一直以逗乐的目光瞧着她。“你想要哪种奖品？”

“珠子项链。”南希那双稚气的眼睛顿时明亮起来，可声音仅比耳语高些。“我从来没有过一串漂亮的珠子项链。”她还是像个女孩子那样老想得到它。其实，有的光彩夺目的东西

是没有意义的。

“亲爱的，这容易使你满意，你确定宁可不要小红狗么？”
他说的是珍妮特放在篮子里的那种。南希断然摇了摇头。

“我要珠子项链。”

“就执行你的命令吧。”迈克尔的三环全投在目标上。于是柜台后面的人笑着将那串珠子项链递给他。迈克尔立即把它戴到南希脖子上。“好极了，小姐，全是你的啦。我们该不该给它买保险呢？”

“不要开我这串项链的玩笑了，好吗？它实在太漂亮了。”
她轻轻抚摸着珠子，想到它正在脖子上熠熠闪亮时，真有说不出的喜悦。

“我认为是你太漂亮了。还想要别的么？”

南希笑嘻嘻地说：“还想要棉花糖。”

他又买一根给南希。两人于是漫步回到停放自行车的地方。“累了么？”

“不怎么累。”

“还想再往前走么？前方高处有个很美的地方，到那儿坐一会，观赏一下拍岸的浪花吧。”

“这主意好极了。”

两人再次登程。这回沉静多了，那种狂欢节的气氛已经过去。各自都陷入沉思之中，大都在想他们之间的事。迈克尔想的是回去睡觉，南希看来也无异议的。当她看见迈克尔选中的那个从陆地延伸出去的尖角时，他们已走到纳亨特附近，坐在一棵苍劲的古树下。南希对最后一段旅程两人能到

此一游感到十分惬意。

“嘿，迈克尔，实在太美了！”

“对，没说错吧？”他们在一片柔软的草地上坐下，正方便是狭小沙滩的边缘。两人眺望着长长而又平静的海浪飞溅在一块礁石上方，那礁石刚好被海水淹没。“我一直想把你带到这儿来。”

“那我会很开心的。”他们又默默地手拉着手坐着。不一会，南希突然站起来。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我想做一件事。”

“到树丛后面吗？”

“不，讨厌的家伙，不是那回事。”说完，南希便向海滩上的一个黑点跑去。他也随后跟上，还不知她要干什么。她跑到一块大石前便停下，动手想搬动它，但没成功。

“来，傻瓜，让我帮忙吧，你搬它干啥？”他迷惑不解地问道。

“我只想移开一下……移到那儿。”大石在迈克尔使劲推动下，移位了。它一移动，沙子便现出一道深深的凹痕。南希迅即取下那串夺目的蓝珠子，捏了一会，闭上眼睛便放到大石之下的沙子里。“行了，把石头推回去吧。”

“推到珠子上面么？”

她点点头，但目光始终没离开那串闪亮的蓝珠子。“这串珠子将作为我们的信物，一件实实在在的信物。它已牢牢地埋在这里了，将同这块大石、这片海滩、这些挺立在此地